



# 弱勢家庭的另類處遇理念

## — 增強權能的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 —

郭靜晃  
吳幸玲

### 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已超過壹萬參仟美元，社會結構與人群關係急遽變遷，民眾在物質生活大幅改善之同時，對社會福利需求日益殷切，相關弱勢或利益團體對社會福利之要求也與日俱增；社會福利已是社會大眾所共同期盼，更是民主政治中爭取選民認同和支持的重要訴求（唐啓明，一九九六：十六）。

環顧世界，只有在經濟高度發展，人民自由意志充分發展的先進國家，始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換言之，社會福利的有效建制，已成為一個國家邁向文明、先進的重要指標。不過，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民眾愈來愈勇於爭取權益，目前各政黨、團體、民意機關和社會大眾對社會福利的爭取，可謂非常熱烈，而對社會福利的訴求亦趨多樣化，且呈現相當分歧的現象。因此，當前社會福利的規劃誠有因應此一情勢再行調整之必要；一方

面結合民間資源，擴大社會福利參與；另一方面則應積極研究改進社會福利措施及施行方法，並建立一套便民、利民、福民的社會福利制度（陳武雄，一九九六：五一六）。

然而，資源是有限的，但需求是無限的。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籠罩之下，國家財政拮据，福利預算縮水，但相對地，個人之家庭資源及社會資源愈來愈少，這不僅造成個人、家庭的損失，更造成沉痛又複雜的社會問題。

福利服務是社會展開社會福利的措施之一，其必須能夠滿足民眾需要；亦須因時應勢，以減少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因此，福利服務的具體項目，有屬延續性的，亦有創新性或發展性。內政部社會司為推動社會福利所做的努力，呈現整體性的全貌——共分為身心障礙者福利、老人福利、兒童福利、少年福利、社會救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及志願服務。除此之外，社會司更以現代性社會福利為使命，將社會福利服務化約為主動為民服務、融預防、治療與發展為一體，具多功能的服務工作，也是發揮個人潛能，保障每個

人生存權、財產權及工作權的行政措施（陳武雄，一九九六）。

由於民眾對社會福利需求日益殷切，而有限的福利資源勢必依福利需求的優先性作一合理的分配，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因此，政府對社會福利的介入，對有經濟能力人口應採互助模式，而以著重社會弱勢人口的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照顧為主要對象。而這些弱勢人口群所融合的體系為弱勢家庭。由於家庭也遭受社會快速變遷的衝擊，使得功能式微，衍生活多問題，如：受虐兒童、青少年犯罪率日漸升高、犯罪年齡降低、家庭婚姻暴力、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照顧問題。所以，如何健全家庭功能，建立以家庭為本位之社區福利體系（亦為社區福利化），為政府當前重要之課題。

家庭係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家庭之人皆受其所處環境所影響。弱勢家庭的個人發展需求亦有賴於其所依存的環境來提供，而這些福利需求到底由誰來負責？以兒童為例，大部分的社會、家庭往往成為兒童與社會的中介，社會不視兒童為獨立的個體，而是附屬於父母之下，其所擁有之權力更立基於其父母之社會地位（i.e. 取決於父母購買、聯結社會資源的能力）（余漢儀，一九九五：八）。就此看來，兒童保護服務之目標宜建立在盡力照顧兒童和家庭。鄭瑞隆（一九九一：一七九）提出：兒童保護之觀念宜由「懲戒式」（只有處罰條文）走向「合作、支持式」（親職教育）。換言之，兒童保護服務之目標包括了提供適切的支持性服務和專業諮

詢的混合式服務來協助家庭，為兒童提供適切的照顧（Gelles & Cornell, 1990）。

由於兒童虐待的發生大都是家庭問題，可能來自施虐者身心病態或親子關係失調，而以往兒童保護處理方法是將兒童帶離家庭，當處遇為唯一選擇時（通常是替代性服務），吾人必須留意：虐待原因是多元性，所以社工處遇應從解決問題取向為主，而且要提供多元化服務及多元化的專業訓練，一方面爭取案主合作，另一方面考量兒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使社工專業發揮使能（empowerment），共同為案主重建家庭功能，畢竟兒童終究適合生長於功能健全的親生家庭（鄭瑞隆，一九九一：余漢儀，一九九五）。

在兒童福利領域中，需要寄養安置服務的家庭，常常是弱勢家庭或家庭遭受危機衝擊（families at high risks）：傳統上，這些需要被安置的家庭，長久以來一直是受到關切的，而寄養服務並不完全是解決其家庭問題的萬靈丹；寄養安置服務被視為是問題家庭的替代方案。從兒童最佳利益為考量，考慮父母的危機處理也是一個安置服務另一種決策考量，可以成為優先於家庭外安置服務或是兒童家庭外安置期間的處遇過程（Whitaker, 1979）。然而，重新強調「永久性」的結果，卻使得兒童福利服務歷經了從強調兒童家庭外安置移轉至強調對家庭的支持（Siechno, 1986）。這些轉變已經對整個兒童福利服務的連續性產生了影響，也證實寄養安置服務和居家

服務不再是彼此相互排斥 (Small & Whitaker, 1979)。

為消除一九七〇年代孩童不斷進出寄養照顧的「流盪現象」(drift)，美國政府於一九八〇年通過「領養協助暨兒童福利法案」(the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P. L. 96-272)，透過聯邦政府提供州政府領養津貼補助及各類預防方案預算等誘因來協助寄養安置的孩童與原生家庭重聚 (reunification)。早期的「家庭重聚」即指將在寄養照顧的孩童接回與其原生父母住，但因體認到並非每個父母都能就近照顧其孩童，因此「家庭重聚」應定義為：使已家外安置 (out-of-home placement) 的孩童重新與其原生家庭聯絡，協助他們能達到或維持一個最合適的聯結程度 (Maluccio, Marsh, & Pine, 1993)。

永久性的安置計劃係指那些被用來執行以確保對兒童持續照顧的工作，無論是家庭凝聚、重整或是為兒童尋找永久的家 (Maluccio, Fein & Olmstead, 1986)，故強化父母教養孩童的知識、技能以及資源就變成是極重要的焦點。在八〇年代之後，美國一些社福機構及各州社政部門設計用來強化家庭和避免兒童在家庭外之寄養安置服務的服務也就應運而生。所以說來，支持性家庭服務也就成為在寄養家庭之後的一種兒童福利輸送服務計劃之要素之一 (Whitaker & Maluccio, 1988)。

就上述的處遇最大的難題是經費。有了經費，才有專業的訓練，更才能有充權使能的多元化專業服務；除此之外，我們更需要

完善的制度、政策和法規。縱然，近年來我們的福利服務的經費、法規、制度漸進改善，也趨於完善，因而建立完善的兒童保護服務系統便刻不容緩。但即便是最好的兒童保護的處遇，也只是反應兒童虐待的一種反應式福利服務。適切的處理兒童虐待問題，可以預防家庭發生更進一步的虐待行為，但卻永遠無法預防已發生的虐待事件 (郭靜晃，一九九六)。

## 貳、當前福利服務之提供

近年來，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推動社會福利服務，以滿足民眾的福利需求，為貫徹民衆福祉為先的目標，具體的執行措施有六 (唐啓明，一九九六；陳武雄，一九九六)，茲分述如下：

### 一、研訂各種相關法規

政府據以依法行政來推動福利服務，其範疇除了制定弱勢族群之相關法規，如：身心障礙者福利法、老人福利法、兒童福利法、青少年福利法，提供醫療、復健、保險、教育、就業、職訓、托育、教養、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福利及權利保障。為進一步落實各法案，並加以研訂各種相關立法，及逐年寬列經費預算，來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

### 二、辦理各項福利服務輸送

配合當前社會發展需要，開拓育幼機構安置功能，辦理老人安

養、養護之教養服務，加強照顧受虐待及遭遇不幸兒童，提供收容教養、心理輔導及家庭輔導之服務。

### 三、辦理中低收入戶的老人、家庭生活津貼

政府提供現金，照顧六十五歲以上家境清寒老人生活，不幸家庭之中低收入的生活津貼措施，為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及社會救助精神來落實弱勢家庭的福利工作。

### 四、結合社會資源，建構社會福利產業

政府除了利用公共資源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同時為充分運用民間資源，有效結合民間人力、物力及財力，共同舉辦社會福利事業，或採補助、委辦，或公設民營等方式，採取社會福利民營化，激勵民間團體，建構以企業經營方式，合理利潤，來投入社會福利產業，以因應日益增多的不同需求。

### 五、廣結社會資源，積極推廣志願服務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力量無窮，舉凡九二一大地震、桃芝颱風及納莉颱風，處處皆可看見民間之人力、物力及財力之熱絡。各類人民團體均是政府推動各項措施之最大助力。政府為了結合人民團體力量，創設「內政部社會資源捐助專戶」，加強推廣「廣結志工拓展社會福利工作——祥和計畫」。

### 六、健全家庭功能，推動社區福利化服務

由於社區居民最能了解社區需要，如能掌握最方便、最接近的社區發展協會及相關組織，提供社區本身之人力與資源來幫助社區

中之弱勢族群，必能以最低之成本，最溫馨、符合案家需求的最佳照顧方式。一方面協助政府落實福利服務的工作，並能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共識。

隨著國內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加上面對人民對社會福利的需求亦呈多樣化，在面對此社會福利轉型階段，要落實社會福利工作，必須了解社會的變遷，整體民眾的問題，對各項政策的推動必須掌握社會脈動，以民眾福祉為依歸。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有關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之社會福利工作，並妥為運用社會資源，引導暨鼓勵民間共同參與，發揮政府與民間互補功能，對對優先的老人、身心障礙者、不幸少女、兒童虐待等問題，提供安置服務，並擴大照顧中低收入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等基本生活，並朝建構以家庭為本位、社區為中心之社區化福利服務體系發展，加速落實政府扶持弱勢族群之福利政策，以提升人民生活之品質。

然有關現行政府所提供福利服務輸送之處遇，常以消極性的社會救助（如津貼）或以殘補式提供機構式的安置服務為主，對於提供案主自主照顧功能，提升案主之重建功能的積極性及預防性服務較為少見，另以案主最佳利益為考量，增強案家之增強效能之積極處遇方式更是付之闕如。

## 參、積極之處遇理念 ——增強權能的家庭維繫服務

積極性的處遇 (intensive intervention)，例如家庭維繫服務，是一種有效的且可行的家庭介入方式，特別對兒虐家庭，早療家庭或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高危險群更具有些臨床成功之經驗。積極處遇的意涵強調(1)現在改變，短期(積極)處遇；(2)父母參與及(3)長期依賴社會服務是無效的。其精神是在解決家庭的危機，目標為：(1)解決立即的危機；(2)恢復該家庭機能至危機前的功能及(3)將孩童留在原生家庭。換言之，積極性的處遇應用社工實務是應用在宅服務方式、提供多元處遇方法、短期的處遇介入及預防、政策和社會工作服務，茲分述如下：

### 一、提供在宅服務

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最特殊的性質即是在家庭中提供最自然情境之案家社工服務。在宅服務 (in-home service) 第一個優點可以提供社工員自然觀察案家中的自然情境，以準確評估孩子遭受危機(例如兒虐、青少年觸犯嚴重偏差行為、親子互動等)的可能性，以及觀察家庭本身或衍生的危機因素。Loeber (1982) 之青少年研究指出：當童年時期的偏差行為愈多樣，愈嚴重、愈頻繁，當孩子進入青春其嚴重且冥頑的反社會行為出現的機率就愈大。而當早療家庭也可透過家庭訪視，瞭解第一手家庭互動，孩子管教、

家庭衝突的嚴重性，以及失序困境和家庭資源的實際情況。

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的在宅評估設計，自然是期待正面訊息，所以大格式化的面談、冗長的表格填寫反而會帶來反效果。因此，帶著自然、坦率、明確提供幫助的訊息，以期待迅速獲得重要的診斷資訊，並援引案主參與介入過程的動機。此外，在宅服務也增加成功傳授和學習管理技巧的機會，例如在密集的時間和機會處遇中，社會工作者可掌握每次與案主(案家)的日常接觸，有效掌握「可教育的時刻」(teaching for moment)，例如，當父母對孩子行為之挫折感或施以不當管教，工作者可提供不同的管教策略，增強父母的新技巧，或提供在宅服務訓練，即實際督導行為，立即糾正自然發生的行為，提供回饋以其讓父母習得新的技巧並應用到不同的情境。

### 二、多元處遇方法

每個家庭中，引起家庭危機之因素及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兒童虐待之家庭，可能是父母婚姻感情不佳、觀念不和為主因；也可能是父母缺乏有效管教策略與方法；也有可能是受極度貧困和失序所困擾。發展遲緩兒童家庭之母親可能因「自責」心態或「預期被烙印」態度使得其較心甘情願承擔對子女的照顧，而父親因較缺乏與孩子互動，故對孩子期待較高，另外社會文化壓力也影響到祖父母對發展遲緩兒童的因應態度，進而影響接納他們的時機，甚至因怕被標籤化而不願接受處遇(林幸君，一九九九：二二)。因此，積極性家庭維繫的服務同時會遭受不同及多種問題，也不限定同一範



購，所以工作者可以衡量處遇及介入情況，提出每次家庭最嚴重的危機因素，進行診斷及提供可能處遇的方法與策略，並提供實質服務，授與減少衝突的技巧，以減少家庭因危機因素而造成傷害。

另一方面，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也與傳統社會個案工作之模式相同，要尋找案主家庭所欠缺的特質。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i.e., Berleman, 1980; McCord, 1978）即運用特定、目標導向的技巧，解決家庭和其他相關工作與學者合力診斷出的特定問題並提供解決問題之策略與方法。

因為在積極處遇之短期的時間限制中，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的家庭調解需要特定的技術運用，以反應特定的問題及提供處遇。

家庭重建者之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至少提供第一線工作者二十一個訓練單元，包括危機排除、融入、面對案主；向家庭傳授技巧、行為管理技巧、明確溝通的技巧、家庭的情緒管理、解決問題的技巧、結案以及其他方法（Whitaker, et al., 1990）。每一個訓練單元包括一套調解技巧的傳授和督導，這將有助於提出不正常運作家庭可能遭受的問題。這種多元處遇的形式化和規律化不以單一處遇技術運用到所有家庭，而是以訓練有素的治療者評估的結果作為處遇的依據。至於何種處遇方式最能立即奏效是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例如家庭重建者模式）的團隊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

### 三、短期的處遇介入

短期介入危機的觀點蘊含造成家庭關係快速變化的轉機。危機

家庭通常有利用社工服務的動機，例如，避免離家安置，將案主放在原生家庭，提供有效的社工處遇。除此之外，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僅給社工員三十天的期限做有效的處遇，這本身給社工人員就是一種挑戰與壓力。而有限的意涵顯而易見包括三個特點：(1)改變的時機就是現在；(2)改變能否成功，端看家庭積極的參與；以及(3)長期依賴社工及治療者是不可能的。

這種積極性短期的處遇方式對於兒童個案、酗酒家庭、嚴重精神疾病及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家庭頗有成效，除此之外，最令人意外的結果，這種積極性的短期社工處遇會減少案主對社工人員及治療者惡性（長期）的依賴，以期減少當社工不再持續協助時，案主可能產生依賴的症候（被剝奪症候群）及憎惡感（McCord, 1978: 288-289）。

Whitaker, Kinney, Tracy and Booth (1990) 在社會人群服務之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一書（Reaching high-risk families—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in human services）將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services, IFPS）定義為：一個特定時間內進行密集性的服務，主要在案家進行服務輸送。家庭維繫服務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服務（family-based human services）（Hutchinson, 1983; Bryce & Lloyd, 1981; Lloyd & Bryce, 1984），但通常也是在較短時間內提供家庭較為密集性的服務。IFPS之主要目標為：(1)保護兒童；(2)維繫和增強家庭連帶（family bond）關係；(3)穩定危機情況；(4)增加家庭成員的技巧和能力；(5)促進家庭使用各

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輔助資源。IFPS所強調的目的不在「治療」家庭，而是在有限制的時間下，提供家庭密集性支持服務，幫助提升家庭解決危機的能力，並增加從家庭社會工作及服務中獲得利益，強化家庭功能，以減少家庭的孤立。

#### 四、預防、政策和社會工作服務

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例如「家庭重建者」模式是結合預防和處遇的社會工作服務，至少在兒虐家庭及青少年犯罪、偏差行為（例如中輟學生家庭）是一有效的服務策略。雖然此種模式缺乏有效評估性的實徵調查，但此模式對於降低離家安置的有效性是不容懷疑的，而且對親子互動的成效也是有跡可循的。

此種處遇模式在社工服務的成效可意謂此模式之概化（generalized）並可否擴展成為協助弱勢家庭政策及服務方案的推廣。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將家庭視為整體，社會工作者必須提出以防止案主離家安置的特定家庭需求和問題；同時，政策制定者必須視兒童福利，青少年偏差行為與犯罪預防、藥物濫用、青少年自殺事件、貧困與失序家庭之個人問題和家庭問題是相互關聯。因此，我們需要一綜合的家庭政策，整合個別及零碎的社會服務方案的規劃和處遇方式，減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殘補式的社會工作方案，而將個人及其家庭成爲一個連貫的整體。其目標在減少或排除家庭的普通危機因素，將案主留置在原生家庭，提供專業的服務方式滿足個人的需求及提供健康的社會和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並提昇個人及家庭的生活品質。

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打破以往社會福利服務的目標：強調將弱勢案主從家庭移走，遠離他們能力不足的主要照顧者的庇護和保護，轉移到將案主仍留在潛藏危機的家庭，在家外提供專業的社工服務。相反的，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是盡量保持家庭的完整性，家庭成員應盡最大的努力生存於他們所處的環境，社工服務是協助家庭獲得有效解決問題之額外家庭管理和衝突解決的技巧，獲取必要的資源，以符合案主留置於原生家庭，社會工作者擔任示範和教育主要照顧者的任務，以減少案主長期對社工人員及社工處置的依賴，及解決家庭危機和預防家庭再產生危機。以發展遲緩兒童之家庭為例，社工人員如能結合各方面之專業如心理、語言之治療師、復健人員、醫生或老師等，從提供資源，教導家長因應壓力及親職技巧，也可提倡發展遲緩兒童之入學適應（陳麗文，11000），語言表達及社會互動（林芳蘭，11000；韓福榮，11000；宋鴻燕，11000；徐庭蘭等，11000）及減低孩子之行為問題及適應外在環境（杜娟菁等，11000）。

儘管家庭維繫方案及家庭重建服務這兩種方案之間有所差異，但仍有共同的特質。有些反映了服務輸送的特色，有些則反映了在這服務類型下其獨特工作人員的態度與價值。家庭重建者和其他家庭維繫服務（IFPS）方案共同的要素包括了：

- (一) 僅接受處於緊急安置危機中的家庭。
- (二) 服務是危機導向的，接受方案執行之後，家庭功能得以再發揮。

(三) 社工人員可以隨時給予幫助，並維持一週七日的彈性時間。如家庭重建服務之社工人員將他們的居家電話提供給需要協助的家庭。

(四) 接案與評估的過程需確保沒有兒童是處於危險中的。

(五) 縱使個人的問題會出現，但家庭維繫服務所關注的是以家庭為單位，而非視父母或是兒童為問題的個體。

(六) 社工人員進行家訪時，要在方便該家庭生活作息下進行經常性的訪視。許多的服務也可以在學校或是鄰近的社區設立。

(七) 服務取向包含教導家庭成員的技巧，幫助家庭獲得必要的資源與服務，以及建立提升家庭功能的諮商。

(八) 服務的基礎通常是在於辨別家庭的需求，而非是解決家庭成員的問題。

(九) 每一個社工人員在任何的時間是擔負著較小的工作量。在家庭重建者模式中雖為有團隊支持下的個人運作，但在同一時間內仍以兩個家庭的工作量為限。

(十) 方案所限制介入家庭的時間為一短暫時間，典型是一至五個月。家庭重建者模式通常介入家庭是超過四至六個星期的時間。

簡言之，積極性維繫方案的服務輸送特色預設了家庭服務，在有限的時間內保持密集性的服務，並增加家庭從服務中獲益的可能性。IFPS提供整體性的服務來處理家庭危機，強化家庭功能，並符合具體和臨床的服務需求，以及減少家庭的孤立。多數IFPS的運作

來自於家庭的支持以及包括使用擴大家庭、社區以及鄰居等資源 (Lloyd and Bryce, 1984)。

## 肆、結論

積極性家庭維繫服務，例如「家庭重建者」模式是一社工服務取向，其即有時間限制（強調二十四小時積極及密集性的家庭社工服務），強調短期與家庭本位破除以往傳統長期及與機構為本位的殘補式的社工處遇模式，並擴大與其他專業合作，例如心理、衛生、司法及教育部等，接觸高危機家庭，以檢視、診斷、發展合適的家庭處遇介入，融入多元處遇方法，來避免家庭分裂，保持家庭完整性的專業社工服務。其精神在於解決家庭立即的危機，恢復家庭原有的功能，避免離家安置，所提供之實務方法有在宅服務、多元處遇方法、短期的處遇介入及預防和政策並用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自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之青少年藥物濫用、未婚少年懷孕、中途輟學、學業挫敗、偏差行為、犯罪和自殺，儼然成為美國社會新興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正是目前台灣社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焦點。現代的家庭無形中處於危機之中，加上社會資源的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青少年族群的死亡率也悄然上升，而造成社會事件及頻傳，這是否意謂會降低未來社會的人口品質。



爲了提昇人類及家庭的生活品質，我們應對以往的政策及社工處遇模式加以重新檢視，包括預防和治療模式，如此謹慎探究未來前景且發展有效良好的社工處遇策略，可以成功地預防習慣性及嚴重性的危機行爲產生，以及有效教導家庭成員擴展社會資源，提昇有效的家庭管理及解決衝突的技巧，以期自立、自主，減少社會工作服務的依賴，並降低個人及家庭危機行爲的產生，積極性的家庭維繫服務對於提昇弱勢家庭的生活品質是一可參考的模式之一。

（本文作者：郭靜見爲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吳幸玲爲該系老師）

#### ◎參考文獻

余漢儀（一九九五）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 台北 巨流書局

局

宋鴻燕（二〇〇〇）音樂治療與自閉症幼兒社會互動的表現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

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杜娟菁、楊品珍、鍾育志（二〇〇〇）學齡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兒童之父母訓練團體成效評估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

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早療論文集

林幸君（一九九九）台北市八十八年度發展遲緩兒童個案管理服務

成果報告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林芳蘭（二〇〇〇）音樂治療應用於唐氏症兒童早期療育計劃中之

成效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唐啓明（一九九六）台灣省社政工作之檢視與前瞻 社區發展 七五

一六—二三

徐庭蘭、許春蘭、吳翠花、顏君芳、林婷婷（二〇〇〇）親子共讀

對幼兒語言發展遲緩影響之初探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文集

陳武雄（一九九六）我國社政工作之檢視與前瞻 社區發展 七五

五—十五

陳麗文（二〇〇〇）遲緩兒家庭教育方案行動研究如何幫助遲緩兒

克服學習困難與入學調適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郭靜晃（一九九六）兒童保護輸送體系之檢討與省思 社區發展

七五—四四—一五五

鄭瑞隆（一九九一）兒童虐待與保護服務 周震歐（主編）兒童福

利 台北 巨流書局

韓福榮（二〇〇〇）。家長參與對人工電子耳兒童溝通能力發展之

研究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全國早期療育跨專業實務研討暨學術發表會早療論文集

- Berleman, W. C. (1980). *Juvenile delinquency prevention experiments: A review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Bryce, M., & Lloyd, J. C. (1981). *Treating families in the home: An alternative to placement*.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Gelles, R. J. & Cornell, C. P. (1990).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CA: Sage Publishing, Inc.
- Hutchinson, J. (1983). *Family-centered social services: A model for child welfare agencie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Family Based Services.
- Lloyd, J. C., & Bryce, M. E. (1984). *Placement prevention and family reunification: A handbook for the family-centered service practitioner*.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Family Based Services.
- Loeber, R. (1982). The stability of antisocial and delinquent child behavior: A review. *Child Development*, 53, 1431-1446.
- Maluccio, A. N., Fein, E., & Olmstead, K. A. (1986). *Permanency planning for children: Concepts and methods*. New York: Tavistock.
- Maluccio, A. N., Warsh, R., & Pine, B. A. (1993). *Family reunification: An overview*. In B. A. Pine, R. Warsh, & A. N. Maluccio (eds.). *Together again: Family reunification in foster care*, 3-19. Washington, DC: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 McCord, J. (1978). *A thirty-year follow-up of treatment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81-93.
- Small, R., & Whittaker, J. K. (1979). *Residential group care and home-based care: Towards a continuity of family service*. In S. Maybank and M. Bryce, *Home based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pp. 77-91.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Stechno, S. M. (1986). *Family-centered child welfare services: New life for a historic idea*. *Child Welfare*, 65, 231-240.
- Whittaker, J. K. (1979). *Caring for troubled children: Residential treatment in a community contex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Whittaker, J. K., Kinney, J., Tracy, E. M. & Booth, C. (1990). *Reaching high-risk families—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in human service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 Whittaker, J. K. & Maluccio, A. N. (1988). *Understanding the families of children in foster and residential care*. In E. W. Nunnally, C. S. Chilman, & F. M. Cox (eds.), *Troubled Relationships: Families in trouble series Volume 3* (pp. 192-205). Beverly Hills, CA: Sage.